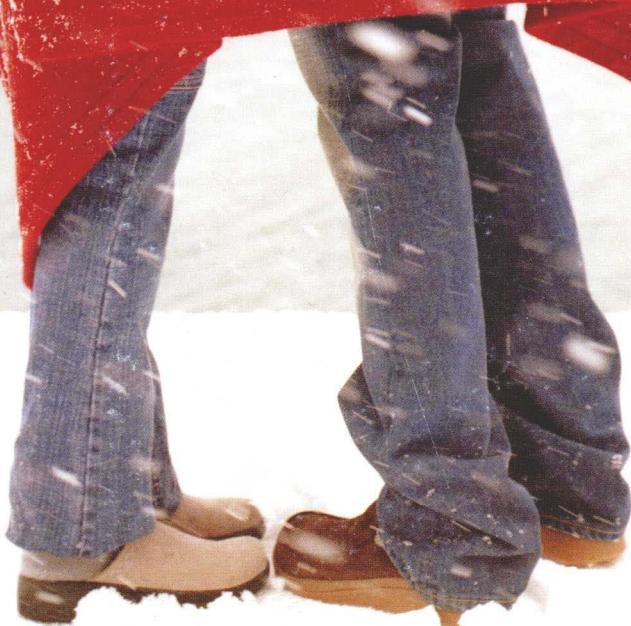


THE TENTH CIRCLE

第十层地狱

〔美〕朱迪·皮考特 著

孙笑晨 译



1712.45

328



第十层地狱

〔美〕朱迪·皮考特 著
孙笑晨 译

THE TENTH CIRCLE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十层地狱 / [美] 皮考特 (Picoult, J.)著；孙笑晨
译。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0.3
ISBN 978-7-5442-4705-4

I . ①第… II . ①皮… ②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美
国－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741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08-043

THE TENTH CIRCLE 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2006 by Jodi Picoult

"Magic Words" © 1967, 1968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, Inc. (www.edc.org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DISHICENG DIYU

第十层地狱

作 者	[美] 朱迪·皮考特
译 者	孙笑晨
责任编辑	马秀琴 刘灿灿
特邀编辑	侯晓琼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	郭 璐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	11.5 字 数 200 千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版 次	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705-4
定 价	28.00 元

献给尼克和亚历克斯·阿道夫
(及他们的父母，乔恩和莎拉)
我曾允诺献给他们

致 谢

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，没有我的梦之队的支持，无法完成。

我的忠实伙伴：贝蒂·马丁、丽萨·施尔梅尔、戴维·托布、詹尼弗·索贝尔、约安·马普森、简·皮考特。帮助被强暴者寻求脆弱的心灵安宁之地的两位女士：劳里·科瑞亚、安尼勒·爱德华兹。

三位带我踏入青少年世界的了不起的年轻女子：梅雷迪思·奥尔森、伊利斯·巴克斯和安德里亚·德索尔尼耶。

阿垂亚图书整个团队和戈德伯格·麦克达菲委员会。负责日常事务的劳拉·格罗斯。在我送书稿请她阅读时，提出我所需要的中肯、奇妙意见的艾米莉·贝斯特勒。乔安妮·莫里西，她让我进修了有关但丁的课程，那个我最喜爱的在地狱里进退两难的人。我个人漫画故事中的超级英雄：吉姆·李、怀亚特·福克斯和詹克·范·李。帕姆·弗斯，为我提供序幕小诗。

我的阿拉斯加朋友：安妮特·瑞尔登、瑞斯和珍·甘农。瑞尔登阁下不仅是位优秀的作家，（他可能会后悔自己说过这样的话：嘿，如果你想来阿拉斯加丛林……）而且对我的错误宽容以待。他带领我走近丛林，直到几个月后，我写完最后一页。

达斯汀·韦弗先生，我的漫画作品绘制者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。而且，十分明显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本书的灵魂。

最后，要感谢吉米、凯尔、杰克和萨米，他们给了我完美结局。

遥远的从前，
混沌初开，
人和动物住在一起，
人可以变成动物，
动物可以变成人，
随心所欲，无所差别。
语言同样充满魔力，
心之所盼，
俟从口出，
即刻成真。
没有人能够解释，
但这确是事实。

——《神奇的语言》

爱德华·菲尔德得自因纽皮特人

序 幕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。

孩子失踪后，在接下来的千分之一秒里，你将表现出如下症状：首先，你的胸口瞬间结冰，接着你感到两腿发麻。听！你的心脏开始怦怦、怦怦地剧烈跳动，有如塞进了一台蓝色贝斯。你想喊孩子的名字，但齿缝间好像塞满粗糙而锋利的铁屑，卡住你的声带。不好！你的耳朵也开始发胀，恐惧似一头肥硕的怪兽在你的耳中喘息。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哪儿？她是自己走失的吗？领走她的是谁？终于，你哑口无言——大错已铸，再难挽回！

十年前，丹尼尔·斯通初尝失去孩子的痛楚。那次妻子要去波士顿参加哈佛大学的学术讨论——这正是全家度假的绝好理由——于是有了接下来的一幕：这边劳拉在进行着激烈讨论，那边丹尼尔正推着特丽斯的小童车在铺有鹅卵石的自由之路上行走。两人先在大众花园里喂了鸭子，又到水族馆看野李眼海龟表演水中芭蕾。突然，特丽斯陛下宣布她饿了。于是丹尼尔赶紧冲向法纳尔大楼那片

连绵不绝的小吃店中。

适逢四月的第一次回暖，新英格兰人纷纷拉下衣服拉链，敞开夹克。所有与冬季无关的记忆竞相在人们脑中苏醒。快活的游客排着蜈蚣长队，咔嚓咔嚓地摁着快门。和丹尼尔年纪相仿的男人个个西装革履，浑身散发着剃须水的清香，然而，他们也使整条街蒙上了一层商业中心特有的硝烟味。他们坐在“红衣主教”的塑像旁大嚼希腊烤肉卷、黑麦面包夹腌牛肉，喝着忌廉汤，还不时拿眼去斜丹尼尔。

丹尼尔早就习以为常——一个大男人照看四岁的孩子。女人们会想他是不是死了老婆，要不就是被老婆甩了，男人们则觉得他丢了普天下男人的脸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可是，又有谁知道，纵使拿全世界来交换，丹尼尔也不肯放弃照看孩子的权利。他喜欢把特丽斯的行程放在第一位，然后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。他喜欢她五花八门的提问：小狗知道自己没穿衣服吗？有了成人监护权就可以打坏蛋吗？他更喜欢她从车座上欠起身，张口先叫“爸爸”——即使有时开车的是劳拉。

“午饭想吃什么？”那天在波士顿丹尼尔这样问，“比萨？汤？汉堡？”

特丽斯坐在童车里抬头望着爸爸，模样简直就是妈妈的缩小版：一样的蓝眼睛，一样的红头发。小家伙听到三样食物都拼命点头。丹尼尔提着童车迈过台阶到了美食广场。

美食广场充斥着洋葱和炒菜的油腻味，空气里的海盐味被冲撞得不见踪影。给特丽斯来份汉堡薯条，丹尼尔早想好了，自己呢，就在另一个餐亭买份炸海鲜拼盘。他在烧烤屋前排队等候，小童车像人海里的一块礁岩。“一份芝士汉堡。”丹尼尔冲厨子喊，但愿他在听。

他一边接过纸盘一边倒出钱包里所有的零钱，好不容易才付了账。这时他改了主意，花一秒钟给自己买食物都是多余——他可以和特丽斯合吃一份。

他设法将童车再次推进人流，并作好了被人挤进伞棚的思想准备。几分钟后，一位老人在长桌边吃完东西收拾了一下走了。丹尼尔放下汉堡，将小车转过来喂特丽斯——车里坐着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小婴儿，一见陌生人就哇地哭了。

丹尼尔的第一反应：为什么这个小孩在特丽斯的车里？第二反应：这是特丽斯的车吗？是的，黄蓝相间的车身，印满小熊图案。是的，车下有小提篮。但是这种模样的小车葛莱公司起码生产了几百万辆，仅美国东北部就不下数千辆。丹尼尔又仔细看了一遍，发现这辆车前面多了根塑料防护杠，叠好放在车底的老鼠图案安全毯也没了，那是应急用的。

现在，情况就是这样。

丹尼尔又低头看看，小孩不是他的，他抓起童车就往烧烤屋跑。在那里，一位卷心菜脸蛋的波士顿警察旁站着一个急得抓狂的妈妈。她的视线在丹尼尔推着的车里落定，而他正用小车拨开人群，颇有辟开红海^①的架势。在近到只有十英尺的地方，她一个箭步冲上去将小孩抱进怀里。丹尼尔想解释，可脱口就是“她在哪儿？”他绞尽脑汁地想。他要疯了——这是片露天市场，也就是说封锁出入口、广播寻人都不可行。五分钟过去了，女儿说不定已经被贩子带到了

^①《圣经·出埃及记》记载：当神的仆人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到达红海边时，眼见要被埃及追兵赶上，在万分危急的关头，摩西用耶和华的手杖指向滔滔红海，使海水分开，显露出一条海底大道助以色列人逃生，当埃及追兵赶到时，海水又复合起来，将埃及军队淹没。

波士顿远郊。

忽然，他看到一辆童车——特丽斯的车——被人踢倒在路边，安全带松开了。特丽斯是上个星期才学会开锁扣的。当时情形十分滑稽——他们俩正打算出去走走，突然她面对着丹尼尔，在布吊床里站了起来，小家伙被自己的绝技逗得乐不可支。是她解开了带子去找爸爸，还是人贩子伺机替她效劳？

某些确切的时间丹尼尔至今都记不起来。比如，警察赶往法纳尔大楼共花了多长时间？其他母亲看见他就慌忙把推车往自己身上贴——生怕染上狗屎运。警察连珠炮似的提问，简直就是育儿能力的全方位调查——特丽斯多高？多重？穿什么？你有没有告诉过她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？最后一问，丹尼尔答不上来。他告诉过她吗，还是他仅仅这样想过？特丽斯知不知道要跑、要喊？她喊得够响、跑得够快吗？

警察让他坐下，以便需要时可以随时找到他。丹尼尔点头答应，但不等警察转身他就像弹簧一样立刻站了起来。他找遍广场中心小餐亭的里里外外、伞棚桌椅的上上下下。他闯进女厕所喊特丽斯的名字。他掀开摊贩推车的布围逐个检查，卖假钻耳环的、卖麋鹿袜子的、卖刻字米粒的，无一放过。

广场人山人海，可谁知道二十英尺开外的世界都快被掀个底朝天了呢？谁又知道当自己购物、闲逛、大笑的时候，有个名叫丹尼尔的男人正垂头丧气地走过？

公司午餐时间结束，许多职员离开了。鸽子啄着鹅卵石缝隙里人们遗落的面包屑。“红衣主教”的铜像旁蜷缩着一个小家伙，正起劲儿地吮吸着大拇指，是特丽斯。

在没有找到她之前，丹尼尔斯根本无暇顾及女儿的失踪让自己经

- ① 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自称“因纽特人”。尤皮克语是爱斯基摩语的分支，主要分布在阿拉斯加中南部和南部、亚洲海岸及白令海的圣罗伦斯岛一带。这里用尤皮克人指代讲尤皮克语的因纽特人。
- ② 尤皮克语。下文此类语言都是尤皮克语。

对于这种滴水成冰的时节，尤皮克人也有个词：cikua^① erluni。走错一步，一切都将澌灭，毋忘尔想。他闭上眼睛，发动机器，驶入直觉。此时此刻，老辈之言浮上耳际——浅处冰湖水生皱，朝北云彩结针簇——当周围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，口语能帮你找到

红色的狐狸群——他正想定睛细看，却消失了。他瞟了眼手表——上午九点，在阿拉斯加，在某一个瞬间，透过公阳光。呼出的白气像霜丝面条，悬在他面前。在某个瞬间，没什件事，她的头发似乎一闪而过——舒适的羊毛睡衣下露出的一条

尤皮克人。有个词描述这种冻得人眼睛刺痛、有如刀割斧劈的暴风雪：pitmevag^②。这个词浮上丹尼尔的嘴头，令他震撼不已，仿佛天边升起第二轮明月。他到过这里，他无法欺骗自己。

当他回头时，驶过的车辆已似无缝拼合，不留丝毫痕迹。因纽特人。暮雪立刻被抽打成漏水状——两英尺开外的地方顿时看不清了，丹尼尔迫使自己回到现在。他把雪地机开到岔路口，切断节流阀。

现在——十年后——丹尼尔再次认错了女儿。只是这次，她不再是一四岁。这次，她失踪远不止二十四分钟。而且这次，是她主动离开。

后来，然后将她紧紧拥入怀中，心头如卸下三十磅的重担，溢出丝丝甜意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两腿发抖，喉咙哽塞，不能动弹。“特丽斯。”他终于发出声一样：

正确方向。

记忆的齿轮倒转。十年前的法纳尔大楼。重逢时，特丽斯扑到他的身上，整个人都快化了。她用下巴抵着爸爸的肩膀，浑身瘫软，没了骨头。她不计前嫌，依然相信只要有他在，自己就是安全的，就能回家。

此刻回首往事，丹尼尔发现当时他真正的错误不在那瞬间的转身，而是相信让你失去心肝宝贝只要一个刹那。但事实上，这需要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一生。

这是一种出门睫毛就结冰、鼻孔就灌满冰碴儿的冷。这是一种将你如薄纱般轻易穿透的冷。特丽斯·斯通哆嗦着站在岸边，旁边的学校大楼是图鲁卡萨克检查总站。六十里外，爸爸借了雪地机在冻原上篆刻签名，而她，正思索着留下的理由。

不幸的是，她找到更多——更好的——理由离开。首先，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是个错误。其次，人们迟早会发现她是个冒牌货，况且她还把他们分派的任务搞得一团糟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她怎么可能知道所有雪橇手在 K300 赛道上的几大站点，包括图鲁卡萨克都有权免费获得狗粮？又怎么知道你只能带雪橇手去食物补给处，但不能亲自喂狗？现在，特丽斯只得降级去照料沿路被遗弃的因纽皮特犬，等待丛林飞行员接它们回贝塞尔。

目前，只有一条叫朱诺的哈士奇被人抛下。冻伤——这是雪橇手给出的理由。这条狗用一棕一蓝两只眼睛望着特丽斯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。

一小时前，特丽斯从兽医那里给朱诺偷来一把狗粮和几块饼干。

她在考虑能不能用偷来的皮夹子里还剩的那点钱向雪橇手买下朱诺。她想，如果有个伴儿，一个不会告发自己的伴儿，逃亡也许会容易一些。

她想，如果捷法、莫斯和家乡贝瑟尔——缅因州的贝瑟尔——的人们看见她坐在雪堤上吃着鲑鱼干，听着狗吠赋格曲会作何评论。很可能他们会觉得她疯了。他们会问：你是谁？你对特丽斯·斯通做了什么？问题是，她自己也想问同样的问题。

她想钻进最喜欢的法兰绒睡衣，那件洗了太多次软得像玫瑰花瓣的睡衣。她想打开冰箱，哪怕里面并没什么可吃的东西。她想用收音机反反复复听一首歌，直到腻烦。她想闻到爸爸身上熟悉的香波味。她想蹑手蹑脚地溜过走廊地毯的卷边。她想回去——回到缅因，回到九月。

特丽斯感到泪水漫过咽喉，就像溢过波特兰船坞的水位线。她怕被人看见，于是躺在缠结的草料上，几乎要贴到朱诺的鼻子。“你知道吗？”她悄声说，“我以前也被丢下过一次。”

爸爸以为她不会记得发生在法纳尔大楼的事，可她记得——林林总总的记忆总会在最特殊的时刻不经意地冒出来。在夏日的海滩闻到海水的味道，她会突然透不过气；看完冰球或电影混进人群中时，她会偶感胃部不适。

特丽斯还清楚地记得，他们在法纳尔大楼扔掉了童车——爸爸把她抱在怀里回了家。度假回来后他们买了辆新车，可她再也不肯坐进去了。

不过也有她不记得的：关于走失的片段。她想不起来是如何解开安全带，被人腿的波浪推搡着走到亭外的。她只记得看到一个很像爸爸的人，却是一尊端坐的铜像。特丽斯爬上铜像边的长凳，发

现他的金属皮肤暖暖的，因为太阳一整天照在他身上。她蜷缩在雕像旁，呼吸微颤，祈祷自己被尽快发现。

而这次，被人发现——却是她最害怕的。

丹尼尔·斯通

永存的
野性之爪



第十层地狱





